

葉月瑜

理想主義的文學院長鍾玲



文學院長鍾玲

鍾玲教授是我高雄國立中山大學翻譯課的授課老師。她上課很專注，很少多餘的話；每週著顏色很亮的套裝走進教室，開口玲瓏，一字一句像午後的風鈴；叮叮噹噹，聽在耳裡，像霍洛維茲彈奏的史卡拉賓，漂亮利落。上課大家都小心翼翼，正襟危坐，深怕製造一種負能量，打破老師那一身整齊不苟，那把碧玉玲瓏。

十幾年過去，我在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與鍾老師重逢。此時她是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的院長。我請她支持林思齊東西交流研究所舉辦的翻譯與改編的講座系列，擔任王德威教授演講的主持，她一口答應。那天週五下午，整個場地滿滿觀眾，沸沸揚揚，不僅座無虛席，很多人還要站著聽。演講開始前，鍾院長走過來，伸出左手拉住我的右手，握緊，再拉兩下，告訴我她很滿意；沒有多餘的話，只有她的鼓勵支持。

此後，我很少和鍾教授接觸，最多在舊校的學生餐廳，排隊買飯時擦身而過。我不好意思上前搭訕，因為她主辦的獅子山詩歌朗誦

會，我都缺席。機會來了，她的新書《我心所屬，動人的理想主義》發表會，我一定要去。那天又是觀眾滿滿。主持人說很多話。我有點心煩，甚麼時候鍾教授發言？她終於開口，記憶中那玲瓏叮叮噹噹的聲音再次響起，她讀出書序的最後一段：

2010年1月21日，外面傳來鼓聲，到我辦公室的窗口往下看，在香港浸會大學大學會堂前的廣場，一列青年人，隨著鼓聲一步一步緩步前行，然後他們一排整齊地跪下，頭朝地下，雙手向前伸，虔敬地跪了很久才站起來——這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——他們反對政府撥667億鉅款築高鐵；反對政府迫遷菜園村的村民；反對政府，因為政府不把這些錢用在教育經費上。真是好孩子，尤其是他們沒有用激烈的、喧鬧抗爭的手段，而是以自制的、虔誠的、比和平靜坐更為內斂的苦行方式，來進行苦行訴求。香港八十後的理想主義具有成熟自制、光輝內斂的特色。我為他們而感動。

一陣突來的濕熱爬上我的臉：這麼美好的字句，我要記住。爾後從報紙知道鍾院長要退休，她說，行政工作是為人服務。我心一亮：行政職務一向被等同官職、地位的象徵，但我的老師把它顛覆成服務的理念，在她完成工作後，熄燈離開。理想主義對我這種老靈魂很遙遠，但鍾玲教授的信念，堅定的字句，隨遇而安的自在，讓我突然發現，理想主義其實就在附近不遠處，沉靜地實踐著。

本文作者係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教授